

宏、薩兩國戰爭與中美洲共同市場 王建勛

壹 中美洲共同市場的難題

一八二三年，中美各省，亦即今日的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及哥斯達黎加等共和國，自脫離西班牙統治，共同宣告獨立以後，在一八二四年即組成了中美洲聯邦，至一八三八年，由於各國紛紛退出而告瓦解。一九五一年，中美洲五國，由於薩爾瓦多公約（Pact of San Salvador），而創立了一個依據美洲國家組織為範例的中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Central American States）（註1）。但是仍然由於各國間的競爭、外力的干預及各國間政治的不能合協，而阻礙了此一組織實質上的進展。至一九五八年，經過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鼓勵，使中美洲五國達成一項中美洲國家經濟合併與自由貿易的多邊協定（Multilateral Trade in the Free Exchange and Economical Integration of Central America States）。這個協定主要是達成中美洲國家的關稅統一，並預定要在一九六八年以前，完成各國間關稅統一工作。至一九六〇年，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總統，在三國交界處 El-Poy 村莊會晤，協議簽訂一個新的自由貿易協定。此一新協定，不但強調以前在宏都拉斯所簽訂的經濟合併與自由貿易協定，並且還作了很多新的補充，使各國經濟合作範圍更廣。同年尼加拉瓜自動參加，至一九六二年，哥斯達黎加亦接受了此一協定，至此，中美洲五國共同市場即告形成。

因為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一直有着重要的影響，一九六三年，美國甘迺迪總統為幫助中美洲五國達成整體化的經濟發展，曾與五國國家元首會晤，決定以美國的財力來援助中美洲五國共同市場，在那時，美國即在中美洲地區投下了四千萬美元。亦由於共同市場的利誘，各方在中美洲地

區投資，在一九六五年即達一億五千萬美元，其中多數係來自美國。此外，五國的貿易，從一九六一年的四千萬美元，至一九六五年即增加到兩億六千一百萬美元。同時，墨西哥、日本、英國、法國、荷蘭及西德等國亦先後在共同市場出現。

然而亦由於五國間仍存有強烈的國家主義觀念，彼此不能真正合作，加以共同市場的水準，又無法管理各國的農業，以致在五國主要經濟基礎方面，尚無顯著改善；以區域內的總人口來說，目前大多數中美洲人民仍以務農為生，生活上沒有多大改變，靠工業謀生的人口，佔五國總人口一千三百萬的11%。因此，消費市場的基礎亦不穩固，國民收入仍然很低，現在仍維持以前從宏都拉斯的二百廿美元到哥斯達黎加的四百一十美元的水準。另一方面，由於五國共同市場仍受到外國商品繼續傾銷以及外資不斷增加的影響，迄今中美洲五國工業生產總值，仍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3%。

所以中美洲五國，在達成中美洲繁榮的目標上，仍是依靠咖啡、棉花、香蕉、蔗糖及肉類等農產品輸出價格的穩定。但是從一九六五年以來，因受美國市場價格不斷降低的影響，而造成中美洲國家國際收支逆差，累積總額，迄今已達二億四千萬美元。各國因貿易收支不能平衡，赤字增加，均感外匯支絀，影響各國經濟至鉅。因而中美洲五國元首，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在薩京德古斯加巴（Tegucigalpa）舉行會議，美國詹森總統亦應邀參加，會中曾商討共同市場之難題。當時詹森總統同意以六千五百萬美元支援共同市場興發計劃，但要求中美洲五國應達成真正的合作。會後五國元首共同聲明五國協議保障中美洲地區運輸自由、解決五國共同市場糾紛、加強五國經濟合作等等。但是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鑒於共同市場仍多偏重於工業類的國家如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等，而宏、尼兩國自己仍屬農業

類國家，因而就認為中美洲經濟整體機構，如以此一情勢發展下去，工業類國家獲利甚豐，農業類國家遭受損失更大。以致五國間仍存有紛歧。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宏、尼兩國元首舉行會議，主張修改中美洲經濟整體機構的功能，惟其他三國尚未表示同意。

在中美洲五國中，雖以宏都拉斯土地面積最大，但其土地最為荒涼，交通最為不便，且經濟開發不足。因此，在五國整體化的工業發展方面亦就最為困難。其他中美洲國家對其亦均有不滿。尤其是宏都拉斯的土地不能開發，農業生產無法改善，而另一方面，薩爾瓦多的人口又特別過剩，失業者越來越多。美國就希望在五國共同市場合作目標下，鼓勵薩爾瓦多向宏都拉斯移民，以協助宏都拉斯從事農業生產，而薩爾瓦多人民亦願意以較低的工資在宏都拉斯勞動。但是宏都拉斯對此極表反對，以致宏、薩兩國時常發生糾紛。兩國由於移民問題所引起的積怨，其根本癥結，則仍由於兩國的經濟，在共同市場工業化的目標上，無法達成平衡。

貳 薩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膨脹

薩爾瓦多的幣制穩固，在中美洲國家中數第一位，並且自一九五六年以來，生活費用只有輕微的提高。如果從幣制方面而言，在當前很多國家都發生通貨膨脹之際，薩爾瓦多的經濟遠景，誠然是非常樂觀。薩爾瓦多的幣制所以穩定，主要是農業生產不斷增加。薩爾瓦多主要農產品咖啡，佔全部農業生產的三分之一，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其依靠技術的不斷改進，咖啡生產增加了6%，且其咖啡產品70%輸往德國與美國。其次是棉花，其擴展棉花的種植，從一九六一年至今，其耕種面積已超出全國耕地的1/4，由於品質的改進，已可與埃及的棉花媲美，很受國際間歡迎，目前其棉花產品，完全輸往日本。因為薩爾瓦多農產品產量不斷提高，輸出亦相對增加，在這種情形下，其國民所得，從一九六二年以來，平均每年增加1%，亦就是從一九六〇年的二百卅五美元，至今已增加到三百一十四美元。

薩爾瓦多經濟的成長，並非完全得力於共同市場的功勞，其本身的努力是一個重要的關係。一九六二年，越夫拉（Julio Rivera）所領導的政府，不斷強調社會服務、農村開發，同時鼓勵私人對農業及工業方面投資，而使

薩爾瓦多的經濟真正獲得革新。越夫拉不但挽救了薩爾瓦多因一九五八年國際咖啡市場突然跌價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並且更使國內工商業逐漸走向了繁榮，而今赫南迪總統（Fidel Sánchez Hernández）更加速着國家工業化的建設；爲了應付國內半重工業的需要、海港的現代化、水利開發等，近五年來，其電力每年增加15%，現在又由西德Bawo公司協助建立兩個新的發電廠。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的都市發展計劃下，已修建了二萬多戶的國民住宅。另外以國際開發銀行以及美國的貸款來發展公路交通，目前薩爾瓦多的公路系統，多已合乎現代化的標準，而由此亦帶來農業地區的繁榮。現在加拿大又以二百廿四萬美元的貸款協助薩爾瓦多從事新海港的建設。所以雖然薩爾瓦多目前全國仍有80%的人民從事農業，但其國民所得的不斷增加，來自於農業區的已從30%減爲25%了。

然而儘管薩爾瓦多的經濟不斷發展，但却無法解除人口膨脹的壓力。因爲薩爾瓦多的土地面積，在中美洲國家中爲最小，僅八千二百五十八平方哩，但人口却有三百多萬，加以境內多是火山及高地，以致人口密度更大。以中美洲五國來說，每一平方公里，尼加拉瓜是十一人，宏都拉斯是廿人，哥斯達黎加是廿九人，瓜地馬拉是四十人，而薩爾瓦多却高達一百三十六人（註二）。並且薩爾瓦多的人口增殖率每年是28%，預計到一九八〇年，其人口將達五百萬人。薩爾瓦多由於人口增加率過高，土地面積又小，以致對於土地的利用已達極限，迄今境內的火山頂嶺均已種植了棉花和咖啡。亦因爲教育發展趕不上人口增加，目前仍有80%的人是文盲，失業者更多。加以社會結構尚無改善，國家財富，大部份控制在極少數的十四個家族手裏，單是這些大家族每年咖啡的收成就有四百萬公斤。雖然這些家族的資本仍經常支持國家的經濟發展，因而減少了外國資本的壓力，但事實上，80%的人握有國民所得的一半，而使80%的家庭每年所獲尚不到五十五美元（註三）。

所以在二十年來，薩爾瓦多對於天然資源的支配，以及提高生產力所作的努力，尤其在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幾達世界最高水準，但仍不能超越人口的重大壓力。因此，薩國爲解決國內就業的困難，乃不斷鼓勵國人到國外謀生，並且薩國人民，在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壓迫下，其生活的艱苦，亦不得不向國外遷徙（註四）。

叁 宏國土地改革及對外國移民的歧視

與薩爾瓦多毗鄰，有長達八百六十哩邊界線的宏都拉斯，擁有比薩爾瓦多大多五倍的土地，面積有四萬三千二百七十平方哩，但人口只有二百五十萬。因而地廣人稀的宏都拉斯就成為薩爾瓦多人民主要遷徙的目標。由於薩爾瓦多人民勤奮、耐勞，從最初到宏都拉斯開墾，而逐漸的擁有田地，並經營生意，且雖長久在宏國定居，但大部份仍保有薩國的國籍，迄今薩國在宏國的移民已達卅萬人。因為薩國移民在社會上有了地位，並且薩國的技術人員亦逐漸取代了宏國人民的主要工作，因而就引起宏國人民的嫉妒與仇恨。加以由於薩國人民經常非法滲入宏國境內，兩國從未正式勘查確定的邊界上不斷發生爭論，亦使宏國政府表示忿懣。一九六一年，就曾因宏都拉斯驅逐大量薩爾瓦多移民而發生過一次衝突。一九六七年三月，宏、薩兩國總統曾商討兩國邊境問題，宏國希望薩國能制止薩國人民非法入境，以謀求兩國政府與人民之福利與安寧。但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雙方就又爲了邊界問題發生了一次衝突。

因此，宏都拉斯雖擁有廣大的尚未開發的土地，但却不歡迎由薩國遷徙到宏都拉斯的移民。根據宏國總統羅培士（Oswaldo Lopez Arellano）的聲明，不外是強調宏國經濟遭到威脅的理由。他表示：薩爾瓦多進入宏國的移民毫無控制，已使宏國的工作及土地分配發生嚴重問題。並說：薩國僑民對於宏國經濟的傷害，目前就有12%的宏國人民失去了就業的機會。

誠然，宏都拉斯的經濟情況一直落在其他四國之後。在十年中，宏都拉斯試圖趕上其他國家，亦曾努力從事工業發展，諸如電力增加了23%。一個新的商業機場亦建造完成。水泥、輪胎、化粧品、紡織等工業亦先後出現，但其產量甚微，其工業生產總值僅佔全部國民所得的12%。在農業方面亦無何改善，目前仍有70%的人民從事農業，農產品仍以香蕉爲主。並且由於土地不能開發，全國土地只有36%在耕種，因而其所招致薩爾瓦多大量移民以及美國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大量開墾，更成爲宏都拉斯深感憂慮的問題。所以宏都拉斯在一九六二年所頒佈的土地改革計劃，就是針

對此一情形而作成的。其後由於共同市場的成立，暫時未予執行。至一九六六年，宏都拉斯就以飛機勘察全國土地，並攝影製成圖片，以作爲土地改革之根據。一九六九年四月，宏都拉斯開始與薩爾瓦多談判，並宣佈在其土地改革政策下，將沒收所有外國人佔領的土地（註五）。接着就驅逐了薩爾瓦多一萬人的移民，並利用歹徒，恐嚇薩爾瓦多移民，假如不聽警告離境，就放火焚燒他們的房屋。薩爾瓦多移民受到威脅，薩國政府就認爲宏都拉斯的土地改革，雖表面是以平均地權爲主旨，實際上是剝奪薩國移民之權利，頗表忿懣。事隔兩月，兩國的積怨，由於一場「足球比賽」，而引發了戰爭。

肆 「足球比賽」與宏、薩戰爭

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爲爭奪明年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賽的代表權，預定舉行三次合格賽。當兩國爲了移民問題正在敵對情勢中，其球賽之進行，就格外顯得緊張。六月八日，第一場比賽是在宏國京都德古斯加巴舉行，薩爾瓦多受挫，宏都拉斯贏了，因而薩爾瓦多的輿論大表不滿，並借題發揮，攻擊宏國虐待薩國的移民。六月十五日，第二場比賽在薩國京城聖薩爾瓦多舉行，薩爾瓦多贏了，宏都拉斯就驅逐了七千個薩爾瓦多移民。聖薩爾瓦多亦有羣衆在宏國球隊居住的旅館前示威。薩國政府譴責宏國政府虐待其移民，隨即兩國就斷絕了外交關係。

第三場決賽移至墨西哥舉行，兩隊競爭更烈，直到完場時，仍以二比二打和，最後加時再賽，宏都拉斯終以一球之差敗北。因此，宏國京都德古斯加巴的電台就惡意廣播，指控薩爾瓦多移民強暴宏國婦女，並污辱宏國國旗。被激動的宏都拉斯羣衆湧上街頭，破壞薩爾瓦多僑民的商店，毆打薩爾瓦多移民，在暴亂中亦有人死亡和受傷。由於薩爾瓦多移民遭到宏國暴民的襲擊，就有大量薩爾瓦多移民向邊界逃亡。至七月三日，宏國政府仍餘氣未消，又派出一架飛機飛掠薩國上空，薩國認爲這是嚴重挑釁，亦派遣九千人的部隊侵入宏國邊境，而向宏都拉斯進攻，戰爭遂起。

兩國衝突開始，中美洲的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和瓜地馬拉外長，均到宏都拉斯京城德古斯加巴進行調停。而薩爾瓦多則要求美洲國家組織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指控宏都拉斯虐待其僑民，要求美洲國家組織以維護人權的

保障。宏都拉斯亦向美洲國家組織指控薩國移民已嚴重傷害宏國的利益，而薩爾瓦多故意強調移民事件，意圖混亂國際視聽，伺機向宏國領土侵略。但是在外交活動中，雙方軍事衝突仍然繼續。

在戰爭進行中，雖雙方都聲言勝利，但實況顯然對宏都拉斯不利。至七月十七日，在激烈流血戰爭中，有軍民兩千四百人死亡，其中有一千七百人是在宏都拉斯人。並且薩國陸軍深入宏國領土四十五哩，宏都拉斯京都以南的納高姆（Macoma）、奧高特比奎（Ocotepeque）均告失陷，同時還控制了宏國西部的一些城市。因而宏都拉斯又向美洲國家組織要求供給軍事裝備。

美洲國家組織理事會在緊急會議之後，一方呼籲以和平手段解決兩國爭端，一方包括美國的廿二個美洲國家組成調停小組，前往薩爾瓦多進行調解。七月十九日，兩國雖然同意停火，但薩爾瓦多仍堅持宏國政府應保證薩爾瓦多移民的安全，而拒絕撤回已進入宏國境內的軍隊。因此宏都拉斯又以飛機轟炸薩國的煉油廠，兩國戰事繼續。至七月廿九日，美洲國家組織威脅要指明薩爾瓦多是這次衝突事件的侵略者，將施以外交和經濟制裁。在此種壓力下，薩爾瓦多才同意撤軍，就此結束了兩個中美洲國家歷時兩週的未經宣佈的戰爭。

伍 今後五國整體化的發展

雖然薩爾瓦多人民由於土地奇缺而流入宏都拉斯的移民迄今已達卅萬人，因而兩國時起糾紛，但以當前兩國的情況而言，亦並不是非起戰爭而別無他法解決的問題。以薩爾瓦多的經濟發展，並非無法維持其密集人口，其人民可以不必大量外移；薩爾瓦多已有很多新興工業的建立，目前又在聖安娜省（Santa Ana）北部的查拉特南哥（Chalatenango）、莫拉然省（Morazan）及卡巴納斯省（Cabananas），都發現了金、銀、鉛、鋅、銅等礦藏，這無疑都會增加新的就業機會。而宏都拉斯對於外來大量移民，以其地廣人稀，又適足有助於經濟發展，亦不一定要對薩國移民表示敵意。並且目前宏都拉斯工業發展雖然很慢，但在五國共同市場影響下，其第二大城市聖彼得蘇拉（San Pedro-Sula）已代表一種進步的象徵。由於此一都市的繁榮，在七年中，人口就增加了一四〇%，亦由於城市周圍地區工業逐漸在發展，其

地價增加了四倍。此外，哥爾德斯港（Puerto Cortes）建立的煉油廠、奧朗哥（Olanchito）開發的鐵礦，都顯示其工業已露曙光，正需要國際間的財力與人力來支援。並且宏都拉斯亦不應否認五國共同市場已給中美洲的工業發展開闢了一條坦途，同時更給中美洲人民帶來新的就業機會，這亦說明中美洲傳統農業國家，並不是沒有能力生產過去那些非依賴外國進口的工業品。迄今變化的影響，雖僅及都市地區，但農業落後的情況，亦將會因共同市場的發展逐漸獲得改善。

所以宏都拉斯在排除外國移民方面，儘管強調着經濟的理由，但不無狹義的國家以及民族主義成份在內，尤其在顯示對美國的不滿方面。因為就美國透過五國共同市場對宏、薩兩國的援助來說，每年給予薩爾瓦多的經濟援助是一千六百萬美元，宏都拉斯只有二百七十萬美元。因此，宏都拉斯一直表示中美洲經濟整體應造福中美洲人民，支助每一會員國獲得同等發展機會為目的，使農業類國家必須獲得與工業類國家所享有之同等待遇。此外，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對薩國香蕉產品之控制，以及美國企業經常雇用薩爾瓦多移民從事生產勞動，並担任一般技術性工作等，更為宏國所不滿。所以在宏都拉斯宣佈實施土地改革以後，美國在宏國的企业，為避免衝突，就曾放棄了一部份土地，但是在宏都拉斯北部地區，從巴丹（Batana）到埃爾巴勒索（El Paraiso）仍擁有大批土地（註六）。

在美國紐約州長洛克菲勒訪問中美洲時，各國均有羣衆反示威，美國已深知他們民族主義的情緒，所以在宏、薩兩國戰爭衝突中，美國雖感到十分憂慮，但却儘量保持「中立」。可是這一立場亦未能完全避免人們對美國的爭論。就如宏都拉斯勞工聯合會秘書長法克撒（Miguel Facuso）在記者會中宣佈說：這是很確定的，宏、薩兩國衝突是美國所造成。他說：中美洲五國共同市場的產生，並不意味着對「美國資本主義侵略」就沒有了顧慮，但可意識到，從中美洲五國達成經濟整體化以後，美國已不太容易操縱中美洲五國的經濟以及政治。所以他認為，在美國方面來說，為了改變此一情況，為保護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的，其在此次衝突事件中保持「中立」的態度是不足以驚奇的（註七）。

薩爾瓦多從十九世紀以來，就成為中美洲的神經中心，近年來，在中美洲五國共同市場中，更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而薩爾瓦多為了確保中美洲

地區的安全，防止國際共黨的顛覆，更熱心於五國政治與軍事統一運動。加以中美洲五國，近年亦正在受到國際共黨的覬覦，中美洲國家組織就設計並推行有關五國統一的政治及軍事制度（註八）。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美洲國家組織理事會第四屆特別會議，五國曾聯合宣言，表示中美洲五國軍隊應共同對付共黨顛覆，以防止共黨竊取政權，並保證忠實履行「中美洲主義」確保維持本區域內人民之安全與秩序。同時，五國外長亦在薩爾瓦多集會，決定修改中美洲國家組織憲章，以擴大其權能。凡此種種，都說明中美洲五國不單經常加強着他們鏈鎖的經濟關係，並且還要實現爲了保障集體安全的政治及軍事統一的願望，這在五國除了語言相同，一律通行西班牙語，其民族亦來自一源，都是屬於西班牙及印地安混血的後裔，並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中美洲五國的遠景來看，宏、薩兩國的戰爭，誠然是極大不幸。雖然兩國戰爭在美洲國家組織調解下，暫告平息，但兩國爭論的移民問題尚未獲得解決，因而薩爾瓦多仍聲言對宏都拉斯實行經濟抵制。並且美洲國家組織祕書長卡魯（Galo Plaza）亦警告謂，雖然薩爾瓦多已開始撤回在宏國境內的部隊，但仍要設法解決在宏國境內生活與工作的卅萬薩爾瓦多移民的安全與前途問題。所以即使宏、薩戰爭得能結束，其所留下的陰影，將是五國爲求從落後中走脫出來，所有在政治、經濟以及心理上的最大阻礙。今後如五國不能恢復真正合作，不單是共同市場可能趨於癱瘓，而更可能引起五國的軍備競賽，使它們期望所有整體化的行動，亦就更加困難了。

註一 中美洲國家組織之目的，在求進一步研究五國之各項共同問題。當時瓜地馬拉共黨活動甚烈，政府由共黨份子所控制，該組織即曾實行干預。

註二 參閱1966, 12/11, Le Monde

註三 同註二，並參閱1969, 15/7, Le Monde

註四 參閱1969 27/7 L' express

註五 同註四

註六 參閱1969, 15/7 Le Monde

註七 參閱1969, 13/7 Le Monde

註八 參閱本刊六卷五期拙著「中美洲共同市場與政治統一的願望」。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印 行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一二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耀

尹慶耀先生巨著「歷史寫下了答案」業已出版，本書係針對共產黨宣言一百廿年來，共產主義何以失敗？共產運動因何分裂？世界經濟如何發展？以及國際政治如何演變等靡不論及，著者握有翔實史料及精確數字，並以客觀觀點作精闢的論著分析，記載了歷史所寫下之正確答案，為當前研究共產主義極具參考價值之學術巨著。

本書凡五百五十餘面，廿四開本，平裝一厚冊，每冊定價新台幣捌拾元（航寄另加郵資），讀者可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本所出版組洽購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訂購當即寄書。